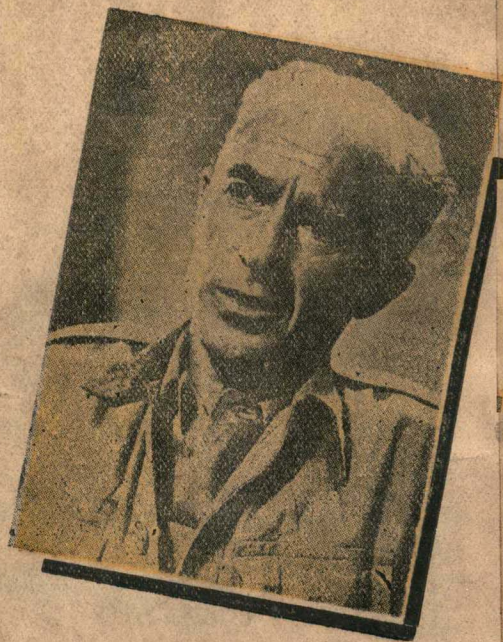


勇士們

ERNIE PYLE 著

林 疑 今 譯

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



344 12

勇 士 們

美國恩·派爾著
林 疑 今 譯

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一 月

勇 士 們

著 者

美國恩尼·派爾

譯 者

林 疑 今

印行者

中外出版社

發行人

孫 伏 園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版初慶重月 七 年四十三國民
版再海上月 九 年四十三國民
版三平北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

勇士們 目錄

第一章	進攻西西里	一
第二章	工兵戰	一九
第三章	古來征戰幾人回	四一
第四章	人物及其它	五五
第五章	荒誕的步兵	八六
第六章	這英格蘭	一一七
第七章	法蘭西萬歲	一三一
第八章	巷戰	一四五
第九章	巴黎	一六一
譯者後記		一七三

第一章 進攻西西里

我們進攻西西里島的時候，有兩次的危機。那兩次在當時都是險象環生，不過收場時却又是那麼僥倖，彷彿命運之神特地從死亡中搶救了我們。

第一次差不多演成的悲劇，原因是我們進攻西西里那天早晨，天氣太惡劣。前十天夜裏，天氣變壞。黎明時候一片灰色一片霧，海上浪花四濺。我們這些相當大的船隻尚且滾滾來滾去，忽上忽下，那些平底的登陸小艇，簡直像軟木塞，老是在海上打轉。天氣越來越壞。中午的時候，甚至航海爲生的水手，也覺得波濤洶湧，難以支持。下午三點左右，海浪衝上我們的甲板。薄暮的時候，浪高如山。風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在狂嘯怒號。我們在甲板上站都站不穩，而我們那散佈得很遠的護航隊，則全在打滾和痙攣。

當天下午的最初幾個鐘頭，各船的司令官開始皺眉頭。他們的人迷惑，煩惱，憂愁。真該死，這地中海一月來天天都是波平如鏡，現在突然間掀起這狂風大浪！我們的全部冒險，說不定因此慘敗，白白地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，延長戰事好幾個月。這場狂風大浪會引起許多嚴重的危險：

（甲）我們大部份的士兵上海灘時，因爲暈了船，身體軟弱，心無鬥志，因此他們三分之二的戰鬥力被摧毀了。

(乙)我們那些速度最慢的駁船，因為浪高，差不多走都走不動，駁船上那些寶貴的裝甲配備，說不定不能準時趕到指定的地點。

(丙)浪頭這麼高，大運輸艦上那些突擊艇幾乎無法下水。有的船會因此打沉，有的人要因此犧牲，結果大大削弱整個進攻的力量。

有一時期我們覺得要避免全軍覆沒，最好將登陸的時間延長廿四小時。要是延期的話，我們全部艦隊得掉轉頭，多在海上航行一天。不過這麼一來，敵人發現我們，痛擊我們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。

我問問那些司令官。他們的回答是：『天知道。』

他們當然想改變計劃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也沒法改了。我們祇好硬著頭皮幹下去。(後來我才知道最高統帥部真的也會考慮延期的。)

爲着防備敵人的空襲，我們艦隊中許多船上裝有掩護的輕氣球。船隻擲落進海浪間的凹痕時，甲板猛烈地扭動，這種震動可使飛得高高的氣球，掙扎開了原來的繫索。那掙扎開的銀色袋袋，越飛越高，飛進空氣稀薄的高空，一炸炸開便消失了。午後我們看着輕氣球一個一個溜走了。一時有二三十個點綴在我們護航隊的上空。那天夜裏天黑的時候，我們全部艦隊，只剩有三隻輕氣球。

那些小小的驅逐艦和裝載步兵的突擊艇，有時候給海浪的凹陷完全吞沒，隔一會兒則又給浪頭抬得

那麼高，好像是從海中跳了出來。午後我們船上有好些水手暈船。我們派一隻驅逐艦巡視全艦隊的船隻。驅逐艦帶回來很壞的消息，因為全體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經暈倒臥床。一條船上有一位陸軍軍官給海浪沖下船，在四條船後的海上被救了起來。

這狂風大浪打擊得最厲害的時候，我們盼望，我們禱告，天氣到薄暮的時候會變好一點。事實上可沒有變好。晚飯時軍官們開玩笑。有一位說：「諸位想想看，我們夜裏上海灘，暈船暈得快死，肚子裏都吐光了，突然間面對着一個蒜氣撲鼻的義大利兵！」

夜裏十時我和衣而寢。我既不能幫人家的忙，而那打滾的海浪也開始使我肚子不好過。我生平從未這麼沮喪過。我躺在床上，以太豐富的想像力幻想美軍於日出以前，全軍覆沒。我終於睡着的時候，風還在嘩，船還在震動擲落。

我在睡夢中聽見船上的擴听器，有隆隆的傳令聲：「準備開炮。我們也許得開炮打毀敵人的探照燈。」

我嚇得一跳而起。船上的機器停了。風也好像停了。全船動都不動，寂靜得好像是墳墓。我抓住鋼盔，趕到甲板上去，定睛望望船欄干外。我們已經下了錨，在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得見西西里島上諸山黑暗的輪廓。海水以一種溫柔撫摩的聲音，沖洗着船的兩邊。我們到了。暴風浪已經過去了。我低頭望望

地中海的海面，光滑有如檣布。已經有突擊艇從我們旁邊掠過，向岸上進攻。一點點風都沒有。奇蹟已經發生了。

另外的一次危機，與暴風浪接踵而來。我們這條船只要還在大海上航行，我相信這探照燈的故事一定老是以傳說的姿態，逗留在軍官及士兵的艙房裏。那故事的經過只有幾分鐘，而我們這船的命運，全靠敵人高興怎麼想。敵人的沒有下令殲滅我們，原因不明，大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其實在的原因。

我們的船和岸上相離約有三哩半，我們的地位簡直就在大炮口送死。有兩三條小一點的船比我們更近岸，但是艦隊的大部份則在我們的後邊。我們的這位海軍上將一向就有喜歡親自參戰的名譽，而這次進攻中，他真是名不虛傳。

我們的船剛剛停一會兒，岸上的大探照燈便一閃而亮，探照水面，岸上的守兵一定是聽到了海上有聲音。燈光在黑暗的水上掃來掃去，探查幾回以後便死停在我們船上。我們屏息以待的時候，探照燈一個一個都停在我們的船上。他們找到目標了。

海岸線上數哩一共有五支探照燈，用五條白光捆住了我們，弄得我們好像是赤裸裸的嬰孩。要是學嬰孩啼叫有濟於事的話，我一定啼叫起來。因為探照燈這麼一照，我們的人已經給敵人抓到斷頭台上。我們不但是被敵人發現，我們簡直是甕中之鼯，無法逃命。

我們怎麼開快車，也逃不出那些白光。我們在敵人大炮射程之內，開炮起來又簡單又容易。我們簡

直是坐以待斃。五條殘酷的燈光抓住了我們，而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「當第五支探照燈停在我們船上時，我底兒女都變成無父的孤兒了。」事後有一位軍官這麼說。

又一位說：「我們下錨的時候我便嚇壞了。鐵鏈的聲音那麼大，你以為連羅馬都聽得到。」

第三位軍官說：「我旁邊站着的一個人，呼吸聲音太大，弄得我連拋錨的聲音都聽不到。隨後我才發現其實我旁邊沒有人。」

我們都已準備好開炮打那些探照燈，不過我們還是等一等。我們只有三個辦法——開炮而引起敵人的反擊；或是起錨偷跑；或是像耗子一般坐着不動，恐怖地等待着。我們採取最後一條辦法。我們的海軍上將決定採取這辦法，因為海上有薄霧，敵人或許看不到我們，不過敵人既然看不到我們，為什麼五支探照燈都照在船上，上將也無以解釋。

我不曉得那五支燈照着我們好久。好像是好幾個鐘頭，說不定是五分鐘。不管怎麼樣，經過一個不可相信的長時間後，有一支燈突然一閃而熄。隨後旁的探照燈，也一一不規則地滅了，最後一支燈照着我們好久，好像是在和我們開玩笑。隨後它也滅了。我們的人又在有福氣的黑暗中。一門炮也沒有開。

在這等待的時間，時時都有突擊艇從我們旁邊疾馳而過，幾分鐘後便上海灘。探照燈又開起來探搜登陸的船隻，但是從此以後，那些燈只是忙着射照海灘上。因為距離近，我們進攻的部隊沒好久便把探

照燈打毀了。

我不曉得是否有探照燈一滅了以後人便離開了。義軍岸上的炮台爲什麼不對我們開炮，確切的原因不明。天亮我們登陸以後，我們有些人去探問事情的真相。那些管探照燈的人我們找不到，但是據義方的兵士和平民說，島上的人非常怕我們海上的進攻，不敢先動手。

那天夜裏管探照燈和炮台的義大利人，我一生不會忘情。感謝他們的客氣，因此守着天堂大門的聖彼得，要聽這探照燈的故事，還得稍爲等一等。

天快亮前我躺下來打瞌睡幾分鐘，知道黎明前的沈寂不會長久，只要太陽一出來情形便會大變。我猜得果然不錯，天剛剛有亮的意思，我們周圍幾哩便是一片大騷動。空氣中猝然充滿了聲音，危險和緊張，而那有灰光的天空，又是一臉麻子，因爲有高射機關炮數不盡的黑烟點。

敵機出現上空，俯炸我們的船隻。我們數千門炮熱烈歡迎他們，同時我們飛機早就在等着他們的光臨，歡迎更熱烈。

一場惡戰於是便從夜幕後出來了。我們的小突擊艇在海灘上擠得滿滿，卸下士兵立即趕回去裝載。大大小小的船隻往岸上開，還有一些則開回來。船外有船，多到數不清，海面上極目皆是。最大的船隻停在遠一點的地方，等着輪流到它們靠岸的機會。這些大船停在我們後邊，在海平線上砌起一道堅固的

牆壁。從那道牆到海岸間的海面上，滿滿是船隻。在這一鍋大雜燴中，有一單行載着坦克車上岸的駁船。這不撓不屈的單行列，與海灘成一直角，好像是森林中的一條筆直的公路。駁船排成一單行往前慢慢開，每船相隔約有五十碼，船雖然開得慢，但是鎖定嚴酷，非達到目標不肯罷休，什麼力量也阻擋不了它們。

敵機走後，海灘後邊山上那些義大利炮可開起來了。起初炮彈落在海灘上，炸開的時候引起一片一片黃色的塵埃。後來炮向船開。我們的船雖然一隻也沒有中彈，但是炮彈落得那麼近，弄得我們頭昏腦漲。它們到處找目標，我們這條船恰巧也是目標之一。

敵人一開炮，我們的船趕快開動——並不是逃走，只是船一開動，比較不容易被擊中。一個炮彈落在我們後邊五十碼遠的海上，噴起一排浪花。炸開的時候是一陣恐怖的，半低音的鴨叫聲，正像白炮彈在陸地上爆炸的聲音。我們這條船本不是多開炮用的，但是上將受不了。他吩咐艦上的炮手還炮。以後十分鐘我們這條兵艦就好像是火藥庫炸開了似的。

我們先放幾炮，試試我們的射程，隨後便向城裏及山上的炮位放彈。每一回放排炮，全船震動，而那些燒焦了的填炮棉便像下雨一般落在甲板上。

我們一邊開炮，一邊開足速度走着——與海岸平行地走着，相隔有一哩。我第一次發現艦隊是怎麼應戰的。開炮的是兩條驅逐艦和我們，其餘那些近岸的船隻則全部迅速地扭來扭去，以避目標，畫着緊

緊的圓圈，船後邊拖着半月形的痕跡。海面上滿滿起了這些圓形的白船痕，什麼船隻都故意混亂地扭來扭去，看起來煞是好玩。

我們以最快的速度開了三哩左右，每分鐘開幾次炮。爲某種原因，我對於船的特別速度以及炮彈傾流出去的喧鬧聲，覺得非常興奮。我小心地看，可以看着炮彈射出去，差不多到岸邊才看不見，隨後便是擊中後的一片灰烟噴起。

每一趟跑到終點時船立即回轉頭，轉得太快，因此非常傾斜。我們一轉身便開回去。那兩條驅逐艦也是如此，我們總是在半途上碰到他們。我們就好像三隊馬在耕田——來來去去，去去來來——一排一排，輪流耕地。這麼老是輪班來回，有一次我們最近岸，過兩個鐘頭後有一次則離岸最遠。有時候我們船就在淡青色的水邊，海水太淺，再挨近岸已是不可能的了。

這場猛戰中我的人是在一隻裝軍火的大鋼箱上，上面寫着「勿挨」二字，我的三邊是炮，背後是烟囪。這地方說安全也像任何旁的地方那麼安全，我站在那裏不妨事，同時什麼都可以看到。

義大利軍的炮火終而消沉下去。那兩條驅逐艦隨即開到最近岸的地方，又開始有規則地來回地走着。但是這次它們並沒有開炮。它們的烟囪在猛吐着黑烟。不過烟好像不肯凝在一起，它們跑了四趟才將海灘完全遮住。在這掩護幕下，我們那些載坦克車的駁船和更多步兵的船隻開始靠岸。

我們不久便看到坦克車在攻城了。他們只須放兩回排炮，城裏便投降了。我們這一段的美軍海灘戰

於此結束。我們最大的任務完成了。

在進攻的術語裏，一支軍隊進攻新的地方的那一天叫做D日，而進攻海灘的時間叫做H時。我那特別偏愛的第三步兵師，其H時則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上午兩點四十五分。

上述時間是指大軍初次攻進海灘的時間。事實上傘兵和莊稼兵（指美國中西部農莊牧場子弟或雇工，精騎善射。）於好幾個鐘頭以前，早已在海灘上作戰。還有兩支美國大軍，自北非洲分別出發，和我們差不多同時進攻右邊遠遠地的海灘。他們登陸的時間，我們只須聽他們最初進攻時的聲音便知道了。

當時我在船上，好像岸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，事後回想起來，知道了一切經過的真相，原來也並不怎麼特別富於戲劇性。我們攻佔的這一段海岸線，相當容易，而我們的海軍大炮於天亮時才向岸上開炮。初步的工作，是由突擊部隊以步槍，手榴彈，及機關槍等完成的。我們從船上聽得見機關槍的卜卜聲，先短後長。

我也不曉得是否聽到了義軍的機關槍聲。我們在突尼西亞時，德軍的機關槍打得比我們快得多，因此我們一聽便聽出來，但是那天夜裏的槍聲只有一個速度，質的方面並無差別。我們時而看到一顆紅色的曳光彈在黑暗中畫弧線。我記得那子彈一定是從岩石上彈出來的，因為它突然一轉，直衝上天，衝到

相當高的地方。偶然也有手榴彈迅速的閃光。夜裏全沒有空戰，只是海灘上曾放過些照明彈。

實際上我們這一段的進攻，其好看還比不上我們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練習登陸。

比較緊張的是我們右邊十二哩至十五哩的陣地。登陸的步兵第一師遭遇到頑強的抵抗，護送的海軍且得開炮，轟擊山上敵人的炮隊。再遠一點是步兵第四十五師，登陸時有風浪，而海灘又險削。

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夜間大炮放曳光彈，好看極了。從我們坐的地方好像是在看人家打紅色的網球，不過球只是往一個方向打去的。遠遠地黑暗中先來一個金色的閃光，閃光中閃出一小紅點，那就是大炮彈。它差不多即刻就走了全距離的四分之一。隨即它又神祕地遲緩下來，好像是有人板下了制動機，炮彈的高速度與低速度飛行間，變得突兀，好像並沒有逐漸的變化。它改以低速度飛行時並不向下彎，怪的是差不多是平直地放射着，彷彿炮彈底下裝有車輪，在一條平坦的路上被推着走。它在空中走了不能相信的長久，然後一閃而墮在岸上。隔了相當久的時間我們才聽到沈重的爆炸聲由水面上傳了回來。

天亮時我們從船甲板上，隔海望着李加達城。我們看得見美國國旗飄揚在城正背後山頂上的一個炮台上。當時城雖然還沒投降，不過有些莊稼兵爬到山頂上升起旗來。

海軍的運載掩護軍隊登陸，不管怎麼稱贊，不算過份。普通人那裏會知道領着一個被護送的艦隊，於半夜三更在黑暗中摸索，在一個陌生生的海岸線上找到一個指定的小據點，然後送船安全上岸，其中不曉得有多少困難危險，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。在我們這一段，所有的船隻都在正確的地點登陸，一點

也不差。他們說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。有個兵士後來對第三師師長特魯斯高特少將說的話，可以代表吾人對於海軍最好的稱讚。那兵士說：

『師長，我手裏抱着我底小黑狗站在突擊艇裏的時候，心裏實在害怕。末了我們抵岸，大家擁擠下水，心裏嚇壞了。後來我們涉水，望來望去，我的前面就是師長對我們說的白房子，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害怕了。』

我原是特派隨從海軍的記者，本來只預備集中精力記述進攻西西島的海運部份，並沒有打算上岸待幾天。但是當時機會太好，我也就上岸走走，我跳上一隻進攻用的駁船，在南岸上岸，與首批的登陸突擊軍相距約六小時。

登陸的部隊找不到敵人。我們的行動大概是完全出於敵人意料之外。我們的軍隊訓練極精，沒有遭遇敵人的抵抗，甚至大大失望。

有一門大榴彈炮，剛剛挖好洞用草木掩護起來，我停下腳和炮手們談談。炮手們在挖狐狸洞（單人壕）。地硬很不好挖。我們的兵士對於義軍很生氣。『我們連開一槍的機會都沒有，』有個兵士實在厭惡地說。

又一位說：『他們是走跳板的軍隊』——不管這走跳板指的是什麼。

我和一位莊稼兵談一談。這兵參加過第厄普（Dieppe，法國北部城名，面臨英法海峽），艾爾吉達（El Ghetar）及其它惡戰。據他說西西里此戰最爲容易。他又說他本人受訓練得利如刀鋒，現在忽然敵人並無頑強的抵抗，失望之餘，坐臥不安。他這可憐的傢伙，竟然因爲這生氣！

這位莊稼兵是軍曹懷德（Maurel White），中等身材，一頭金髮，爲人和藹可親。他是甘塔基州米特斯堡羅人，海外作戰已有一年半。從軍前他在家鄉替伯父管一家酒吧，他說他戰後返家，一定把酒吧間的酒喝個精光，一生就以酒櫃爲家。

軍曹懷德和他的指揮官是第一批登陸的部隊。敵人藉一個以機關槍構成的掩護隊掃射他們，他們於是便繞一哩四分之一的路程上山，用手榴彈趕掉那機關槍位。『敵人三個逃掉，』懷德說，『但是其他的三位則登天了。』

我們這一段是全部進攻軍西翼的尾端，包括李加連城的兩邊，共有十四哩長的海灘戰線。我登陸時海灘上已經全部組織好，我們部隊登陸只有幾個鐘頭，竟有這種成績，使人難於相信。看海灘上的秩序井然，好像我們登陸已經有好幾個月了。黎明不久以後，我們岸上的部隊連同兵艦的大炮，便把山坡上敵方殘餘的炮隊撲滅。從那時候起，這登陸的第一天就像普通的日子，以最快的速度將軍隊載上岸。敵方惟一的阻撓只是五六次閃電式的俯衝轟炸。

每個進攻的艦隊行動完全獨立。我們這一艦隊載的是步兵，共有數百條船，其中主要的是幾十條新

型的登陸艇，運載部隊，貨車，坦克，以及各式各樣的供給物。

我們艦隊裏的船隻，除了炮艦以外，都是平底船，可以直靠海灘。這些船隻好像是一條毛氈鋪在水中，縱目所視，海面上處處皆是。海灘太小，它們不能一齊靠岸，因此得等指揮船的信號才開進來，起運以後立即趕回護航隊，作第二次的裝載。

裝二百來名兵的小艇，起運只要幾分鐘，但是大船裝坦克，卡車，大炮的，則需要更長久的時間。這海灘的坡度太緩徐，我們的船在離岸五十多碼便擱淺，對於起運工作不大方便。大部份的士兵得跳入腰深的水，涉水而上，海水寒冷，幸有烈風，不到半小時便吹乾了，只是靴子裏邊整天都有漬漬的水聲。據我所知道的，我們這一段的軍事行動中，並沒有一人淹死。

海灘本身立即組織成爲大都會式的大碼頭，長有數哩之遠，有數百個兵士佩着黑黃二色的臂章，上面有SP二字——岸上巡查——指揮進來的船隻。白色的大旗，五尺來方，上面有各種顏色的記號，指定船隻從什麼地點登陸。油漆過的木牌立即在岸上架起，指導各部隊向各處走。交通次序極佳，差不多沒有道路擁塞不通的毛病。工兵隨着進攻部隊登陸。工兵鋪下數百碼的麻袋布，上面用小雞式的鋼絲網一鋪，就把整個海灘改成一條堅固的路面。

我們岸上的組織那麼快，使我目瞪口呆。到午後三時左右，海灘隣近，甚至進入島的中心，到處滿滿是軍隊和各式各樣的車輛。在一個山坡上集中的坦克車，足以應付一場大戰。吉普車衝來衝去。電話